



把酷暑丢进那一弯浅流

□ 王金虎 李琨

炎炎夏日，最令人惊喜的莫过于一袭凉风吹过。在这个暑期，我们哪儿凉快去哪儿，在山海之间寻觅那些避暑的好地方

头顶的烈日烤得发烫，吸进去的空气是粘稠的，柏油路变得软软的仿佛踩在橡皮泥上，清凉在此时是一个奢侈的字眼。“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.8℃”，你没听错，是夏季，是在我们整个城市如同一口巨大蒸锅的当下。再挑战一下你被酷热折磨的几近崩溃的神经：这里，晚上睡觉居然要盖被子；这里，被称为“空气维生素”的负氧离子含量最高达每立方米2万个，为内陆城市的20倍。对了，这里，是海风送爽的长岛，被誉为“海上仙山”，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国家地质公园。

站在从蓬莱开往长岛的轮船上，凉凉的海风吹在身上，全身毛孔倏地一紧然后再慢慢张开，身体里积蓄多日的热气纷纷逃离出来，化作一团水汽凝结在皮肤上，摸摸胳膊，竟是冰冰凉凉，这就是海岛夏天的感觉吗？

远眺长岛，满眼的葱绿，整个岛看起来像个绿色的草帽扣在蔚蓝色的水面上。其实，长岛全称叫长山列岛，由32座岛屿组成，像撒在渤海海峡里的32颗珍珠，将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串在一起。

半个小时的航程，让我实现从酷暑到凉秋的转变。一下船，事先联系好的“渔家乐”老板已经等在码头，一顿平常的渔家晚饭，让我尝到了真正的海味滋味。渔家大嫂盛了满满一盆的扇贝、海蛎子、青口端给我说：



“先开开胃，这都是刚刚‘登陆’的，不在岛上根本吃不到这么新鲜的！”平日常扇贝、海蛎子都是论个吃，这会儿一大盆摆在眼前，欣喜自是不言，赶紧抓一个塞进嘴里，热腾腾的汁水混合着新鲜海鲜特有的细嫩口感，还来不及仔细品味就直接咽下去了。桌上很快就堆起了一座贝壳山。接下来，粉条焖黑鱼，咸鱼玉米饼，鸡蛋蒸海胆，金钩海米拌黄瓜，还有巴掌大的鲅鱼饺子，这时候只恨自

己没多长几个胃。大哥给我介绍说，新鲜黑鱼下锅后鱼鳍都是竖着的，同锅的粉条吸足了鱼鲜味和咸香味，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；玉米饼子用柴火大锅做，焦香适中，就着自己腌制的小咸鱼，世间美味不过如此；海胆生吃最鲜嫩，但怕客人肠胃不习惯就先用鸡蛋蒸着吃；金钩海米是长岛特产，野生小红虾捞上岸后直接煮熟晒干，绝对绿色纯天然。只顾埋头吃的我话腾不出嘴，只能不停

地点头应着。

晚饭后站在阳台上吹海风，几盏昏黄的路灯点缀在漆黑的夜里，没了车马喧闹，有的只是暗处的小虫长短不一的鸣叫声，抬头竟能看到早已消失在城市夜空中的星星，享受眼睛和嘴巴的双重盛宴。

第二天，听渔家大哥的建议，租辆自行车开始了环岛行。轻柔的海风，路两边摇摆的柳枝，躲在树叶后面叽叽喳喳的小鸟，感

觉自己肋生双翅。一路向北，经过望夫礁，跨过由颗颗卵石堆砌成的玉石街，路过“海角苍波远，滩头白石圆”的月牙湾，到达北长山岛的最北端——九丈崖。“崖高九丈，壁立千寻”，千万年狂风海浪的淘涤，使原本垂直的石壁底凹上凸，出现了大于90度的倾斜，即便烈日当空，崖下却总能保留着一片阴凉，使崖上崖下形成两个天地，大有“阴阳割昏晓”的意境。九丈崖南坡，是著名的珍珠门遗址，属四千年前的东夷文化。站在这长满蒿草、开遍黄花的山坡上，眼前浮现出远古人类在此狩猎、捕鱼、修造茅舍的情景，不知千年前的古人是如何来到这海中孤岛，在此扎根繁衍生息，最终成就了这“海上仙山”的美称？

长岛还有处不可不看的美景——南长山岛最南端的黄渤海交汇线。南北长山岛蜿蜒如龙，最北端的九丈崖如昂然翘立的龙头，龙尾则是最南端林海公园里的长山尾。尾东是黄海，尾西是渤海，无论潮涨潮落，黄海的海面好像总比渤海的海面高出一厘米，两处海水一交汇，在海里画出一道倒“S”形的波浪，逐渐绵延消失在远处，颇有些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的感觉。

从山上下来已是傍晚，在海水浴场游玩的人们身上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锦缎，享受着最后的阳光。旁边的大排档也开始忙碌起来，临海而建的玻璃房子里人声鼎沸，游人站在水箱前挑选看中的海鲜，老板站在烧烤炉前，一把调料撒上去，火苗噌然升起，照红了客人满是喜悦的脸庞。一个小伙子带着吉他自弹自唱，唱到高兴处一瓶啤酒灌下，周围响起一片叫好声。这是长岛一个普通的夜晚，一瞬间，心底升起一丝惆怅，要是能长久留在这清凉世界该有多好！

临行前，和渔家大哥、大嫂道别，他们送我一个自制的渔香香囊，祝我一路平安。握着这小小的香囊，心里总会荡漾着那一弯浅浅清流，丝丝清凉顿时沁入心脾。



辣椒熟了

□ 王月冰

对于湖南人来说，有辣椒的

日子热热闹闹，红红火火

农历六七月，正是辣椒收获的季节。湖南人爱吃辣椒，有菜地的会栽几十上百棵辣椒树；没有菜地的在阳台上也要栽上几盆辣椒树。夏熟，辣椒也跟着熟，绿的，红的，紫的，黄的；圆的，尖的，大的，小的，小灯笼般挂满了一棵棵辣椒树。

湖南人看到辣椒，觉得日子踏实。俗话说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有了辣椒，餐桌上一年便都丰盛了。辣椒炒肉、青椒鸡蛋、爆炒辣椒、白辣椒蒸肉、辣椒炒猪肝、辣椒炒腰花、油炸白辣椒、碳烤辣椒、辣椒炒茄子……还有，只要是菜，几乎都离不开辣椒。辣，让人觉得过瘾，觉得开胃，觉得有味。

于是，储存辣椒，成为夏天湖南主妇们最重要的任务。

白辣椒是最主要的做法。摘下大筐的辣椒，烧大桶的开水，把辣椒丢进开水中，大约一分钟，立刻捞起，丢进冷水中；再次捞起，沥干水分，拿到太阳底下，摊平，暴晒。晒上一天，辣椒由青转白，一分为二地剪开，撒上盐，拌匀。可以继续晒，晒得干如枯叶装进陶坛中适合冬天蒸肉吃；也可以不再晒，软软的就入陶坛，适合炒着吃，脆、香、辣。现在家家有了冰箱，也可以不入坛，直接用多层保鲜袋密封，放进冷冻室，随时取来吃。

剁辣椒是必不可少的。摘下已经熟得红彤彤的辣椒，洗净、剁碎。关于剁，很多人家都有剁桶、剁刀，桶比水桶大，刀与铲刀类似。这个工作一般由家中的男人来做，因为需要大力气。男人们赤膊上阵，站立，握紧剁刀，垂直剁下去，直到辣椒全成为碎片，男人早已大汗淋漓。这时就该女人上阵了，撒上盐，有的还放生姜、蒜末。搅拌均匀，可装入陶坛中，也可放入玻璃瓶、塑料油桶等等器皿中，只是器具里一定不能有水，洗净后千万擦干，否则辣椒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烂。

剁辣椒的用处很广，可凉拌萝卜皮、萝卜条、蒜头、刀豆、黄瓜、洋葱等等吃，爽脆极了；也可蒸鱼头吃，鲜香无比；还有剁辣椒炒包菜特别好吃。总之，我觉得在湖南菜里，剁辣椒似乎通百味，很多菜里都可以有，甚至有人喜欢剁辣椒炒饭。

还有酱辣椒也是重要的储藏辣椒法。这个做法简单，新鲜的辣椒洗净后，可以晒半天，也可以不晒，搅上盐，装入坛中或瓶中密封就可以了。酱辣椒成青酱色，与红艳艳的剁辣椒相得益彰。像蒸鱼头可以放一半剁辣椒一半酱辣椒，红绿搭配，从颜色上就胜了一筹。酱辣椒特别脆，还有种特殊的酸味。我特别喜欢酱辣椒煮鱼，有时炒猪肝也放几个，十分开胃，炒极！

对于湖南人来说，有辣椒的日子热热闹闹，红红火火。湖南人热情、豪爽，喜欢将日子过得灿灿烂烂，繁花似锦。辣椒，必不可少，也功不可没。

一个人行走是一种能力，是心理强大的外露，没有同行

者不必紧张，旅途中的风景一定会充实你的世界

独自前行

□ 王晓

终于挨到了清晨，摇摇晃晃的火车带了一身疲惫的乘客驶入了北京站。我一个人来，踏上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。照事先准备好的路线图，我拖着行囊在地铁里钻来钻去，直奔目的地。从地下回到地上，绿树、高楼，还有宽阔的马路，明亮地迎接我。虽是盛夏，不知道是周边地区降雨原因，还是树木多的原因，此刻的北京，有秋高气爽的舒适，令刚走出地铁口的我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眼前的路牌是羊坊店路，正嘀咕京西宾馆在哪呢，边上的北京交警主动递话了：“左边大楼就是。”朴素大气的苏式大楼立在高高的围楼里，围墙外两人一组哨兵来回巡逻。绕过近800米的一侧围墙，就到了宾馆大门口。不挂牌，门两边哨兵站岗。门口有好几辆车，好些人，哨兵对进出车辆和行人进行严格审查。未放行的，手续不全，或未接到指令。

坐落西长安街的京西宾馆外人眼里显得很神秘。掏出邀请函，哨兵一个止步的姿势，我也被拦下了。联系主办方，一番周折，才把我带进去。放下行李，趁着短暂空隙，我要好好看看京华烟云。十年前，团中央《辅导员》杂志社特邀我做了两个月的暑期编辑，当时就落脚在军事博物馆附近。所以地铁上一路听着军博、公主坟、五棵松这些地方，北京味浓郁的儿化音十分亲切，十年前的时光一下子就回到了眼前。我出宾馆大门左拐，随意溜达，寻找记忆里的北京印象。

手机定位系统显示：羊坊店宿兵地。这一带军事保密单位多，都不挂牌，门口有岗哨，有警戒线，路宽人少，与火车站、地铁内的拥挤天壤之别，道路两边严禁摆摊设点，更显清爽。目之所及都是用刺槐做行道树，这些树有些年头了，干黑叶绿，又高又大，浓阴匝地，行走路下，凉爽宜人。生活在这里，有鸟鸣之悠，非常有安全感。

若是槐花盛开的时节，这里一定更美吧。读过汪曾祺的一篇散文，写遛弯儿时，公园里的熟面孔告诉他，过去老北京有个挣零花钱的路子：晒槐米。听说是外国人要，不知道做什么用。槐米要会晒，要绿莹莹的人家才收。不是这样就只能倒掉。这活儿充满诗情画意。汪曾祺遛弯儿的玉渊潭公园就在附近。

随意地走，除了一个个不挂牌的军事保密单位，依次经过国家税务总局、北京世纪坛医院，再一抬头，竟然到了北京西站。北京西站是京九铁路的龙头工程，这

里开出的列车可直达香港九龙，被誉为“亚洲第一大站”。站在西站门口，能看到中华世纪坛，现在是世界艺术收藏馆，日暮型外形被人形象地称大号避雷针。因为时间有限，不能细看。遗憾的还有周边的玉渊潭公园、军事博物馆、老中央电视台，都待下次再会了。就是这样，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走在沁心凉的林阴道，嗅嗅北京的气息，想想平日忙碌得忘记，或者故意屏蔽的心事，于我，是奢侈的幸福。那些深埋心底的思绪，才是最真实、最牵挂的细节。行走在风里，我的柔弱让北京抚慰。

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，利用午休时间，我要去东区的东土城路寻访一位故交。

从西城区京西宾馆到朝阳区目的地约50公里，从三环走到二环，从北京城西走到城东，省时省钱的交通工具是地铁。利用地铁、公交加步行，地上地下转换，准时到达。故人风采依旧，握手言欢，只为见一面，又匆匆往回赶。见与不见的区别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

清楚记得第一次外出求学时心里的紧张和无助，出门不能无伴，年轻的心不习惯孤身远行。在来北京的前一天，我还在焦虑：偌大的北京，我这个路痴怎么顺利找到目的地？地铁七换八换，不要把我换得晕头转向？若是来个南辕北辙如何是好？人生有无数可能和未知。这一次，我发现我能一个人远行，各种交通工具切换自如，甚至隐秘地享受这种独自远行带来的风一样的自由和惬意。一个人行走是一种能力，是心理强大的外露，过去的我活得有点胆怯。这一趟东西城的穿行，切身感受大都市交通的便捷，打个出租单程要136元，坐地铁，我花2元钱搞定。小城市的舒适，大城市的便捷，作为一个现代人，都要寻找机会好好感受。囿于小城，一叶障目，不吃葡萄就说葡萄酸不是矫情也是矫情。

这一趟北京之行，十年前的记忆多处修改，更大变化是我的心态。只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按照规划好的路线，不必慌张，无需匆忙，没有同行者也一点不要紧，千万不要忘记欣赏旅途的风景，坚定地走下去，完成什么样的修行。你定什么样的目标，就修什么样的人的人生。

租一只昆虫

过夏天

□ 王大成

夏日午后漫长，除了单调乏味的午觉，我想租一只昆虫过夏天

如果有N种选择，我想租一只蝈蝈。以前，经常有农民挑着蝈蝈进城卖，扁担上挂满叮叮当当的蝈蝈笼。这些年蝈蝈不见了，也不知它去了哪？

蝈蝈，翠绿、头大、脸平，触角褐色。短臂长腿，足有锯齿，额生纤须，凸起的复眼，椭圆形。

汪曾祺在《夏天的昆虫》里说，“蝈蝈我们那里叫做‘叫蝈子’。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，样子也不大好看，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‘倭’字，叫做‘倭叫蝈子’。这东西就是会呱呱地叫。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，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，它就大叫一声：‘呱！’—停止了。”

蝈蝈，有方言吗？我不知道北方的蝈蝈与南方的蝈蝈叫声有什么不同。我的朋友刘老大，能从蝈蝈的叫声中辨别出它们的老家。刘老大说，体型偏大的，叫声“极—极，极—极”，是城南的蝈蝈；花纹布满褐色斑点，叫声“吱拉、吱拉”，是城北的蝈蝈。我去皖南的山中，想寻一只会唱黄梅戏的蝈蝈。到浙江，想找一只会唱越剧的蝈蝈。

人与虫的不同，是可以从其发音、语速，窥见其职业、脾气和个性。即便是每个人都能操持一口流利的标准语言，那些低沉、浑厚；风趣、生动；抑扬顿挫、慢条斯理的倾诉交流，总能走漏风声，听到一地的腔调。

租来的昆虫，我可以喂它南瓜花。据说蝈蝈“什么都吃，尤其吃了辣椒更爱叫，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。这东西是咬人的。有时捏住笼子，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。”

刘老大养的那只蝈蝈，是他去拜访朋友，在路边看到小贩在卖叫声很动听的蝈蝈。那些昆虫用一只只小巧精致的小竹笼装着，他被蝈蝈的叫声吸引，凑过去看热闹。小贩说，蝈蝈可以养来解闷，刘老大花10元钱买了一只。

刘老大把蝈蝈挂到了阳台的葡萄树下，酒喝多了，躺在树下睡觉。那不起眼儿的小虫子，一唱起歌来，清脆悦耳，带来一屋子生机，仿佛整个阳台活了起来。刘老大说，好蝈蝈应该是两头翘：头翘、臀翘，如果耷拉着脑袋，无精打采，肯定活不长，更不会叫。

但一个月后，蝈蝈不吃不喝，还是夭折了。没有了蝈蝈的鸣叫，刘老大一个人坐在家，总觉得缺少了什么。

昆虫是养不住的，只是暂借，最终还要还给自然。

租一只蝈蝈，有瓜儿的清甜和露水天籁的浅凉，我想躺在竹椅上读一本闲适小品，这样就有一种背景音乐，在虫吟的午后酣然入睡。在城市里听乡土歌谣，内心变得丰盈。

纳兰容若说，“昆虫以铃虫、松虫、蚱蜢、蟋蟀、蝴蝶、藻虫、蚜虫、萤火虫为佳。”蝉，挺有趣。磕头虫，值得同情，小小虫儿，叩拜个没完。有时，忽然在阴暗处听到那咯咯的叩头声，觉得有意思……青蛾，也惹人怜爱，有时，挪近灯火读物语什么的，它就在书上飞来飞去。好玩极了。

旅途 JOURNEY

